



烹小鲜

◎姚凤霄

民以食为天，我一个“家庭煮妇”，一家老小三代人的饭食，都在我每天挥动的一把饭勺菜铲上。吃，自然就是天大的事。就在某一天的某个时辰，我好像忽然明白了关于吃的那些事。那就安静地洗手作羹汤、煮面食、做大餐、烹小鲜，当个好厨师，补补身体的能量和精神元气。

只说烹小鲜吧。我从小在河边与海边长大，鱼虾蛤蚶唾手可得，怎样把小鲜烹好，做得鲜香可口是学问和技艺。半生厨房生涯，师从家族母系大人们的谆谆教诲，从把蛤蚶做得家常地道，再到自主创新，这其中不只是手艺，更是一种人生境界的拓展。

渤海滩涂上，春天的蛤蚶肥美，做海鲜蛤蚶汤是个好选择。渤海莱州湾的海滩是泥滩，蛤蚶在泥沙里长大，要让它自己开口吐出泥沙。蛤蚶放在盆中，自来水加盐，没过蛤蚶，静一会儿，蛤蚶就悄悄张开了壳，“沙啦啦”，“咔嚓”有声，不时，“噉”一

声，一道水线急急射出来，喷远喷近。蛤蚶们好像互相热烈地聊天，高兴了，便喷一下，仰天一乐。这时，你一定不要理它们，你一动，它们就闭口不言，泥沙就吐不出来。如果时间短，泥沙吐不净，急也没用，要有足够的耐心。

蛤蚶吐出泥沙，才开始煮蛤蚶。水沸腾了，再放蛤蚶，沸水翻腾，蛤蚶纷纷开口，开口就要停火，时间一长，蛤蚶肉就不鲜嫩了。拿母亲的话说，冷水煮蛤蚶，时间一长，就煮哑巴（不开口）了。我试验了一次，还真就是这样，而且蛤蚶肉也很柴。火候，把握好了一个度，事情便顺畅。

从锅里捞出开口的蛤蚶，煮蛤蚶的水，澄清透亮，味道很鲜，这是做汤的主力军，滤去浮面杂质，慢慢倒进盆里备用，底下的泥沙倒掉。蛤蚶肉剥出后，用少量煮蛤蚶的水淘洗，水不停地旋转，蛤蚶肉上残留的泥沙，就会洗得很干净，用自来水洗蛤蚶肉不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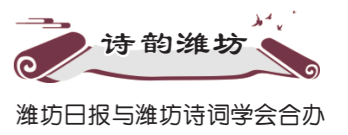
吗？不行，洗不出泥沙的，只有原汁能把蛤蚶肉洗干净，这是个秘诀。蛤蚶肉洗净，要滚上面粉，加少许油在锅里煎一下，煎到金黄色，出锅备用。做一个靓汤，要做准备，做功课。此时未成年的蛤蚶汤，向成年的路上迈进，前途光明。

做蛤蚶汤的核心机密到了。开火，锅中倒适量植物油，葱姜蒜爆锅，爆出香味，然后倒上煮蛤蚶澄清后的水，锅中的水轻轻打个漩，就静下来，盖上锅盖，静等锅开。这时，你要准备好：搅拌好的水淀粉（面粉也可），打散的鸡蛋液，韭菜或香菜洗净切段。锅开后，放上适量金黄色的蛤蚶肉，加水淀粉，看着火候，加鸡蛋液，适时加上少许韭菜或香菜，少许盐，出锅。这时，呈现在你面前的是：一碗奶白、金黄、碧绿的海鲜蛤蚶汤，色香味俱佳。拿来洁白的细瓷汤匙，舀上一勺，喝一口，这汤能把人鲜得蹦到天花板上。

想吃蛤蚶肉，别急，汤勺在锅里旋转一下，到中心沉底慢抬。捞蛤蚶肉的口诀是：旋转，沉底，慢抬。舀上几枚蛤蚶肉，吃到嘴里，鲜，香，美。想喝到这么鲜香肥美的蛤蚶汤，就来昌邑。

昌邑北部渤海滩涂，秋天黄细菜已经变成红地毯。不远处有数不清的蛤蚶，肥美又鲜亮。海鲜蛤蚶汤营养丰富，自然美味，有益于人的身体健康。一种食物在民间绽放，自有它的理由和底气。昌邑海边的人都有自己生存的智慧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昌邑海边的乡间就有不少百岁老人。

喝完了海鲜蛤蚶汤，你还怀疑人生？人生的第一件大事——吃喝，是不是有趣且有学问？这不是人生的某种境界，是什么呢？吃饱喝足才能好好干事。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世界和时间，不妨用做食物的方式去完成你的想法。道是：心中存乾坤，空腹烹小鲜。



【越调·凭阑人】

诗书迎新

◎郭顺敏

雪不来时句不狂，梅不开时墨不香。休将清韵藏，案头一任忙。福字端庄田盖章，寿字横长山作梁。儿孙一大帮，银蟾爬上房。

【越调·凭阑人】

冬月

◎张恩勤

冷月高悬照劲松，疏影横斜寒气凝。月光牵我情，故乡思绪萦。

【越调·凭阑人】

初冬湖滨景色

◎罗文霞

夕群群鸭湖甸游，霜送征鸿云海起。乱草摇曳道，静荷残立曲。

跨年楹联

赤马嘶春莺啭彩；
淮河涌翠浪助威。
——李宝翠

喜迎佳岁淮城闹；
乐贺马年白浪歌。
——王丰邦

白浪听潮，骏马奔驰千里雪；
烟山耸黛，飞禽牵引九霄春。
——于志超

辞旧岁，银蛇已上凌霄去；
贺新春，骏马奔来瑞兽生。
——于明华

合力同心，策马扬鞭开新岁；
同舟共济，乘风破浪奔征程。
——李明忠

快马迎春加马力；
巨龙追日振龙威。
——刘芝兰

冬天里的一颗枣

◎孙爱勤

一颗枣，吊在枝头，像蓝天下的一盏暗红的灯笼。那棵枣树，在朔风的诱惑下，落尽了所有的叶子，纵横交错的枝杈，黑黢黢的，占据了半个院子的天空。昂扬的情态，如一幅苍劲的素描，蓄满了力量，看似干瘦的枝杈，在冬日的阳光里，舞出一地飘逸的身影。

那颗枣挂在最上面的树枝上，孤单而寂寥，朔风越过屋顶，猛地摇了摇，枣儿却像个顽皮的孩子，玩蹦蹦床一样，弹跳了几下，又安静地接住了枝杈。

抬眼看去，那枣儿像一位暮色苍茫的老人，满脸沟壑交错，写满了岁月的艰辛与沧桑，但它神采奕奕，以刚烈的姿态，与冬天的寒冷与霜雪达成和解。

此时，天空鸟蒙蒙的，大地安静，密密麻麻的雪花，轻盈飘飞，一片一片，轻轻吻过枣儿满是皱纹的脸，又悄悄飘落。枣儿很想搂住雪花，做个拥抱，又怕热情太烫，把它化掉了。相逢又离别，匆匆复匆匆。

所有枣儿都走下枝头，带着爱，带着宁静和芬芳，走进了甜蜜的港湾。只有你，一颗高悬枝头的枣儿，正以自己的坚韧，不忧不惧挑战朔风的臂力。

有月亮的晚上，浩渺夜空下，枣儿像一个逗号，在枝条的连接间做了个隔断，让相互间都成为一个独立的句子；或者，它更像一只黑黑的大眼睛，正深情地凝视着夜空的美妙与美好。

有时，它会在月光里跳跃几下，月光水淋淋的，“刷啦啦”落到地上，把一个个枣的形状涂在泥土上，如一朵黑色的火焰，在寒冷的空气中燃烧。

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，一只喜鹊在枝丫间跳来蹦去，“喳喳”叫着，枣儿在阳光的鼓励下，在朔风里优雅地舞蹈，把冬天舞出了融融暖意。

其实枣儿很像故乡的眼睛，它默默看着每一个离家后又归来的孩子，他们站在树下，抬眼看着那颗皱巴巴的枣儿，不由自主地回到了童年，回到了那个扛着杆子绕树三匝的幸福年代。甘甜挑在枝头，快乐在杆头飞扬，温暖的记忆悄悄镌刻在心底。

一颗枣儿也是一道风景，虽然有季节的落寞，但却有饱满的生活热情。只要你停下匆忙的脚步，深情地看它一眼，浓稠的蜜意就会悄悄流进心里。



雪落生日时

◎李源

周末本想睡个懒觉，然而天刚蒙蒙亮，手机铃声就急促地响了起来。“妈妈，看新闻说咱们那边有雨夹雪，您别去店里了。”儿子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，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清亮，心里刚要泛起暖意，那边又忽然压低了声音撒娇：“妈妈，我快过生日了，你猜是哪天？”

说起儿子的生日，我又怎会忘记。那年，一场鹅毛大雪如期而至，伴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，我们第一次见面。或许是出生时与雪结下的缘分，儿子从小就对雪情有独钟。

小时候，每次他追着问我“妈妈，我什么时候过生日呀”，我总爱哄他：“等你看到天上飘雪，妈妈就给你买大蛋糕。”于是，每当秋风起，落叶飘，儿子就会搬个小板凳坐在阳台上，托着稚嫩的小腮帮，仰着头望着天空，一边掰着小指头倒计时，一边每天提醒爷爷：“爷爷，你快看天气预报，有寒流就会下雪啦！”

如今，儿子在备考的紧张间隙，还不忘自己的生日，这份孩子气的执着，既让我觉得好笑又心疼。我问他想要什么生日礼物，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说：“妈妈，我一个同学昨天说他妈妈去世了。那一刻我才知道我有多幸福。妈妈，我想每天给你开门，换拖鞋。”

如今回想起来，儿子的成长路上，与其说是我陪伴他，不如说是他在陪伴我。我开了一家小便利店，每天忙到很晚才回家。儿子上小学时，晚上写完作业，就会打开电视，一边玩玩具，一边等我。

每次我走到家门口，总能听到屋里传来他急促的穿鞋声，紧接着，门就会被轻轻打开，他躲在门后笑着说：“妈妈，我怕突然开门吓着你。”然后双膝跪地，小手举着我的拖鞋，仰着小脸说：“妈妈，请换拖鞋，妈妈辛苦了！”这句话，像一股暖流，温暖了我无数个疲惫的夜晚。这个习惯，他一直保持到上高中，直到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，我习惯性地抬脚等着换鞋，他才不好意思地小声说：“妈妈，我长大了，当着客人的面，这样不好。”那一刻我才忽然意识到，我的小男孩已经悄悄长大了。

窗外的雪飘飘洒洒地落着，像无数白色的精灵，轻轻覆盖了大地。我拿起桌上的照片，照片上的儿子已经长成了挺拔的少年，再也不是当年那个会趴在阳台上盼雪的小不点了。

雪还在下，生日的脚步越来越接近，愿我的男孩，在追逐梦想的路上，一路繁花似锦。而我，会一直在这里，像他小时候等我回家那样，等着他凯旋，等着他回家。



光影潍坊
摄影：常方方
拍摄地点：潍坊市植物园

雪天里的麻雀

◎孙朝晖

大雪节气已过，大雪正在赶来。寒风里，枝头上的麻雀却没有丧失欢唱的兴致。

度过了果实累累的秋天，麻雀变得肥胖起来。褐色的衣衫油光发亮，包圆滚滚的身体。虽然树上更安全，但它们多数时间还是在地面上寻食。两条细长的腿，走路一蹦一蹦，总是一副机警的样子。它们在地上啄食几下，就猛然抬头，左右转动头颈，观察一下周围，再侧耳听听，又快速低头啄几下。

然而，一旦落雪，地上的草籽，果实被积雪盖住，麻雀寻食就很难。于是，利用没有积雪的空地捉麻雀，就成为当年我们孩子们的乐趣，就像鲁迅《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写

的那样。这个游戏，我从小就开始操作，却没有一次成功过。不是性子太急，拉绳太早，就是根本没有麻雀前来光顾。

麻雀性格活泼，总是“叽叽喳喳”叫个不停，让人喜欢又讨人嫌。我很小的时候，就听母亲讲过一个笑话，形容麻雀嘴快而无效率。麻雀和乌鸦比赛数数，麻雀抢先数道：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……”不等麻雀数完，乌鸦不慌不忙地数道：“两五一十，两五一十。”

一直以来，麻雀就是普通、渺小、卑微的代名词，用以衬托卓越、高贵、伟大的凤凰和雄鹰。人们讽刺浅薄短视、胸无大志的人总要说：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！”

旧年的雪

◎肖胜利

跟着“哗哗”地落。小脚的老太太，抓一把玉米粒，撒在清理出的干净地上，鸡们“叽叽咕咕”地吃。麻雀落在树枝上，瑟缩着圆滚滚的身子，转动着金黄的玉米，转动着溜圆的小眼珠。

小路上走着，会遇见裹紧了黑色或灰色棉袄的老者，他们不窝在家里，会去找自己的老伙计，闷一壶茉莉碎茶，聊一聊陈年旧事。也会铺开棋盘，在光线不太明亮的屋子里，用棋子演绎一场楚汉争霸。

村子里有一家代销点。开店的女子矮胖，逢人就笑，眼睛眯成一条缝。她在店门口清理积雪，店里有一台收音机，咿咿呀呀的戏声从收音机里传出来，传得很远。过会儿，便有人过来和她一起，把店门口清扫得

干干净净。小店里整天坐满了人，男女老少都有。戏听完了，还有评书。小店里从早到晚都热闹着。而我们，可以来干净的店门口踢毽子。小伙伴们凑齐了，还会一起堆雪人、打雪仗、捕麻雀。

冬天的雪，总是一场赶着一场。或一日，雪花飞舞，村子里响起鞭炮声，那是有人家娶新娘了。我们飞跑去看，聚在小店里的人们也赶过来看。新娘穿着大红的棉袄，从装扮一新的马车上下来，棉袄上立即落了洁白的雪花。所有的人都呼啦啦随着新人走进院子。院子里欢乐的笑声，在簌簌而落的雪花里，肆意张扬。

午后，涂几个字，抬头，透过后窗，发现屋后那点残雪也不见了踪影，可旧年里的雪花，却在眼前飞舞起来。

便成为一种乐趣。

烤柴，是就地取材。随手捡拾一些枯草、枯柴棒，即好。柴火点燃，完整的青豆棵，放在火焰之上，翻转烧烤。“噼里啪啦”，豆叶发出清脆的燃烧声，等到豆棵上的豆叶烧尽，青豆荚外皮变黑，青豆也就烤熟了。剥开一枚豆荚，一缕热气缓缓逸开，豆香扑鼻而来，真是妙不可言。

恰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割豆棵间烤青豆，重点也不在吃，而在于那份野趣。至味本然，田野中烤出的青豆，豆香四溢，弥漫四野，仿佛天地浑然一豆，享受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，那种相融。大地之子，在此，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彰显。

一块豆田，豆棵割完，一束束，堆放于田地中，回望丰收，更是喜人。

现在，收割大片的豆田，多用机器，实现机械化了，但我还是怀想从前的割豆棵，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农耕生活。



割豆棵

◎钟读花

秋天成熟后的黄豆，豆叶基本落尽，只在枝条的顶尖处，尚残留数片，瑟瑟然，风摆着。黄豆成串，缀满豆棵，色彩多变为黄色，或者黄黑色。个别过早成熟的豆荚，甚至自行爆裂，豆落地面，只剩下张着嘴巴的豆荚。

这时，就需要割豆棵了。要把镰刀先磨得极其锋利，刀刃如雪，泛着冰凉的光。

成熟的豆棵，根部早已木质化，又僵又硬。豆荚大多干枯，干枯的豆荚，尖处如刺，一不小心会刺到手指。因此，割豆棵，不仅需要一点力气，更需要一点技术。用力要一个“巧”字，镰刀“接”住豆棵，要先将镰刀切入

豆棵秸秆中才好，否则，陡然用力，镰刀上滑，很容易割伤手指。

割豆棵的过程，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。

有经验的老农，一般要带上一个布袋，布袋上有细绳，将布袋拴于腰间。带布袋干什么？用处有二：一是顺手捡拾落在地面的豆粒；二是顺便捡拾“豆虫”。

收割豆棵时，大部分成熟的豆虫，都已钻入泥地中，少部分成熟晚的，就集中栖止于豆棵顶端残留的几片豆叶上，提取极易。随着收割，豆棵晃动，豆虫就会“吧嗒”一声跌落地面。于是，随手捡起，装入布

袋中。

此时，钻入泥土中的豆虫，大多尚未钻至深处，经验老农低头看到豆棵下鼓起的小土包，就知道土包中一定有豆虫，于是，用手轻轻一拨，一只弯曲着身子的豆虫就出现了。这种土中拨出的豆虫，身体灿黄，体内垃圾多已基本排尽，肉质尤佳。

把捡到的豆虫带回家，爆油炸过，外焦里嫩，咬一口，脂肪满口，糯而香，是佐酒的上等佳肴。